

庚式普論

西蒙諾夫等著



大連新華書店印行

大連兵華書店發行

論
普
式
庚

西蒙諾夫等著



A. C. 普 式 庚

0 A. 吉布林斯基畫 (1827年)

目錄

亞歷山大·普式庚	古 德 齊	一
普式庚的生平和事業	戈 實 權	七
普式庚的遺產和社會主義文化	曼奴依羅夫	一五
普式庚是俄羅斯人民的光榮和自豪		三
天才詩人的生活道路	斯托洛耶夫	七
偉大人民的偉大詩人	莫托夫琴科	一六
人民的普式庚	郭 沫 若	四
我們不朽的普式庚	布拉果依	四
論普式庚	盧那卡爾斯基	五
✓高爾基論普式庚	S·巴魯哈第	五

普式庚底世界意義……………西 蒙 諾 夫……………八

普式庚和西歐……………施 琳……………九

普式庚的作品在中國……………戈 實 權……………四

附 輯

普式庚圖書館……………帕 洪 莫 夫……………一〇

普式庚作品的出版概況……………奧 西 米 寧……………一四

亞歷山大·普式庚

古 德 齊

普式庚誕生於十九世紀的前夕，他隸屬於俄國社會發展的那一個時期，當時一八一二年反對拿破崙的愛國戰爭把俄國人民的自覺和人類尊嚴的感情提到了最高的頂點。

普式庚很早就夭亡。他以一七九九年六月六日誕生在莫斯科，一八三七年二月十日卒於聖彼得堡。

他出身在一個曾經一度潤綽過的貴族家裡。在那時候，俄國貴族習慣於模仿法國人的風俗習慣，甚至用法國話談天。從很早的童年起，未來的大詩人就受着法國家庭教師的薰陶。但是，他的家庭環境裡也包含着真正俄國的因素，那就是他的乳娘阿林娜·洛基奧諾夫娜。她所講述的童話，在孩子心裡激起了對於俄國民間詩歌和母國語言的感情。

孩子在十二歲的時候，被送到一門禁森嚴的學校，新開辦的皇村（現改名爲普式庚村）中學去，在那裡，文學研究佔據着最重要的位置。普式庚不但寫詩，並且在一八一四年，已經開始發表它們了。

十五歲的詩人在艱困的日子裡寫了最初的許多詩，那時隆隆的砲聲正在歐洲戰場上轟響着，愛自由的人民努力要掙脫拿破崙的羈絆。普式庚熱情充沛地描寫了俄國武裝如何擊潰拿破崙大軍。

他從來沒有對一八一二年的事件失掉過興趣，他評論庫杜造夫元帥在俄國歷史中所起的作用道：「庫杜造夫的光榮，是和俄國的光榮，我們近代史中最偉大的事件的記憶，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的。他的爵位——俄國救主，他的紀念碑——聖愛倫那（譯者按係拿破崙囚囚之地）的岩石！他的名字對我們是神聖的：我們俄國人高興現在有了俄國的聲音，這難道不是一個理由嗎？」

和革命朋友交游

一八一七年，普式庚從中學裡畢業出來，到聖彼得堡去，他開始在外交部服務。

在這時候，一種革命運動在貴族階層裡發展了起來。秘密團體成立了，主張一種廣泛的政治變革綱領，其基本要點是解放農奴，並限制沙皇的絕對權力。

早在十八世紀，俄國一些最進步的人物，對於剝奪農民最基本的人權的農奴制，以及專制王朝的漫無約束的權力，就發出了抗議。

普式庚很熟悉這個地下運動的領袖，柏佛爾·派斯傑里中校，詩人康德拉帝·雷列耶夫和別的許多人，他很同情他們的宗旨。他寫道，「只有像派斯傑里那樣一個革命的心靈，才能够愛俄國，像一個作家愛俄國的語言一樣。」

流亡的日子

他的許多頌讚自由的詩，以原稿的形式，很廣泛地流傳了開來——這開始給予沙皇政府很大的恐懼。

沙皇亞歷山大一世要把詩人充軍到西伯利亞去，幸虧他的朋友們求情，才改判把他放逐到南方。他在南方斯基希尼堯夫和葉加傑林諾斯拉夫住了四年，然後又轉送到普斯柯夫附近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他父親的領地去，他在那裡幾乎是完全孤獨地又過了二年。

在他流亡的年月中，除了許多抒情詩之外，他寫了「高加索囚徒」、「強盜兄弟」、「巴赫切沙拉伊水泉」和「茨岡」等浪漫主義的詩篇。他又開始寫作長篇抒情詩「葉甫格尼·奧涅金」，在這上面化了七年功夫。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他寫了著名的悲劇「波里斯·戈都諾夫」和幽默的詩歌「奴林伯爵」。

森嚴的文網

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發生了革命貴族的暴動。但是，十二月黨暴動被擊敗了，接着來的是政府變本加厲的壓迫。因為找不到他和暴動計劃有關的確實證據，普式庚從流亡中獲得了釋放。在這之後，他主要的不是在莫斯科便是在聖彼得堡過活——不過，經常總是在當局始終不懈的監視之下。

新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對他非常敵視，他受到嚴格的檢查，敵人則利用一切的機會來激怒他。他往往受到這樣深刻的痛苦，生活變成了一種苛重的負擔，他不得不轉向早年生活的記憶，去尋求繼續生存下去，擊退愁苦的力量。

「烏雲又一次默默地

在我頭上翱翔，

又碰到了嫉妬的命運，

前途是無邊地艱辛。

我將蔑視命運嗎？

還是顯示着

可驕傲的年青日子裡的全部耐心，

一聲不響地忍受？」

(見「預感」)

在一八三四年，他到父親留交給他的波爾金諾產地裡去，他在這裡寫了四篇短悲劇，五篇長故事（「別爾金小說集」）；一篇詩體滑稽文「柯朗姆諾的小屋」；一篇散文體滑稽文「戈留興諾村的歷史

」；還有無數抒情短詩，批評文章和雜記。

一八三一年，他回到莫斯科來，和娜塔麗亞·尼古拉耶夫娜·謝佳羅娃結了婚，不久就搬到聖彼得堡去。在這裡，他再度被派在外交部工作，他的任務的一部份是編彼得大帝的歷史。

在重重迫害的夢魘中

可是，他的私人處境却變得愈益困難起來了。沙皇的敵視日甚一日，檢查官到處找他的錯。除此之外，又開始發生了家庭悲劇，一個法國僑民，沙皇的寵臣丹特士開始鹵莽無禮地調戲起他的妻子來。

爲了擺脫官廷起見，普式庚呈請辭職。但是，他的呈文被駁斥了。由於他的敵人們故意地在官廷裡挑撥是非，他被捲入了更大的困難，終於造成他和丹特士的決鬥。

決鬥發生在一八三七年二月八日，在聖彼得堡郊外，黑溪的旁邊。普式庚受了致命的重傷，過了二天，就不治而死了。

千千萬萬的人趕去瞻仰他的遺體，向偉大的民族詩人致敬。政府害怕了起來，怕的是人民對普式庚的尊敬和對於他的死亡的憤怒，會掀起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運動。於是警察長下令。把他的屍體當夜就搬走了。

幾天之後，普式庚的遺骸被他的朋友屠格涅夫○送到老家米哈伊洛斯克村去，卜葬在聖山鎮教堂

的墓地裡。沙皇下命令，不得舉行任何儀式。

普式庚是俄國最受人歡迎的詩人。他的名字，在蘇聯是家喻戶曉的。他是祖國的忠誠而獻身的友人，有一次他寫道：『我用名譽向你保證，我決不把祖國來換取世上的任何事物，我也決不願意有我們祖先以外的任何歷史。』

詩歌永垂不朽

他很清楚俄國在拯救歐洲文化滅亡的過程中所起的偉大的作用，他提醒我們在一八一二年：——

我們把主宰許多王國的偶像

投入深淵，

用我們的鮮血

換取歐洲的自由，榮譽，和平。

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的衛國戰爭中，他的詩歌依然還是活在捍衛祖國疆土的無數蘇聯戰士的心中。

● 屠格涅夫（一七四八——一八四五），史學家兼考古學家。

普式庚的生平和事業

戈 寶 權

在俄國的文學史上，普式庚永遠是一個最光輝的名字，大家經常都稱他的名字是「俄羅斯民族的誇耀」和「俄羅斯詩壇的太陽」，而他對於俄羅斯文學和全世界文學的貢獻，更是無限的大，像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一九三五年所發表的關於組織全蘇聯普式庚紀念委員會的決議中，就稱普式庚是位「偉大的俄羅斯詩人」，是「俄羅斯文學語言的創建者和新俄羅斯文學的奠基者」，說「他用他不朽的藝術語言的作品，豐富了全人類」，這可說是對於普式庚的一個最確切的評價。講到他的不朽的藝術作品，在教育後代的事業上也起了莫大的影響，像俄國著名的革命思想家赫爾岑在「一個青年人的手記」中就寫道：「偉大的普式庚，是我們文學運動中的南面王；他的每一行詩從這一個人的手上傳到另一個人的手上；印刷出來的本子『不夠供應』，手抄本在到處傳播着……」。赫爾岑還又告訴我們，普式庚的詩神繆斯，『並不是一個蒼白無血色的人』，而是『一個熱情的女性，頭頂上冠蓋着健康的光環』，這我們從他的一切作品中，可以得到一個最好的明證。

今年的六月六日，是普式庚這位大詩人的一百五十年誕辰，全蘇聯各地都舉行盛大的慶祝會，北

平市的文藝界也有一個紀念會，因此特借這個機會，把普式庚的生平與事業介紹於此：

普式庚於一七九九年六月六日，誕生在莫斯科的一個貴族人家。他的父親是個自舊貴族出生的地主，母親是『彼得大帝的黑奴』漢尼巴爾的孫女，因此在普式庚的性格和外表上，就留着不少他這位先祖的徵象。他幼年時，也正像當時所有貴族子弟一樣，是在法國家庭教師的帶管之下長大的，他所受的是法國式的教育，他的法文也遠比俄文講得流利。他對功課不很勤勉，並且還很懶惰，但是他的本性却非常聰慧，他時常偷偷地鑽進他父親的藏書室，博覽群書，在那兒一連消磨好幾個鐘頭。一八一一年，就是當他十二歲時，彼得堡附近的沙皇村中專為貴胄子弟創辦了一所中學，普式庚就被送到那兒去讀書。他在中學裡就開始寫詩，一八一四年七月間，他寫的『致詩友』一詩，便刊載在『歐羅巴週報』上了。翌年正月間學校舉行升級考試時，普式庚當眾朗誦他所寫的『皇村回憶』一詩，深得大詩人傑爾若文的讚許。傑爾若文含着眼淚衝出來相吻他，但是羞澀得不知所措的普式庚早已逃跑掉了，於是他就說道：『這就是那將要接替傑爾若文的人！』這個預言沒有錯，後來普式庚的盛名不僅超過了傑爾若文，並且還成了俄國文學語言的創建者和新俄羅斯文學的奠基者。

普式庚於一八一七年六月從皇村中學畢業，旋即以十等文官的資格被派到外交部去服務。當時，這種服務只是掛個虛名，而他的興趣却全在詩上。他這時寫成了第一部長詩『羅斯明和露德米娜』，並且還寫了不少充滿革命激情的詩。普式庚在中學時已經受自由思想的薰染，尤其是當時駐紮在皇村的近衛騎兵團中，有一位名叫察爾達耶夫的軍官，曾給了他很深的影響，因此有人說，他當時從察爾

達耶夫那裡所得到的，要比他在整個中學時代所得到的東西還多。普式庚從中學畢業後寫過一首『自由頌』，又寫了『鄉村』和『致察爾達耶夫』等詩，這些詩都露透出反對沙皇暴政的革命思想。不用說，這些革命的詩立即引起沙皇當局的注意，一八二〇年的五月間，二十一歲的普式庚就被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放逐到俄國南方去了。

在南方居留的期間，正是革命運動蔓延於西歐之時，普式庚對這些革命運動很爲之嚮往，甚至想逃到國外去；同時他又和南方的秘密革命組織的許多團員往還，結果因爲寫了主張暗殺沙皇的『短劍』等詩，在一八二四年七月間又被逐出奧德薩，並在憲警的押送之下，解送到他父母的領地米哈伊洛夫村禁居。普式庚在當時除掉寫作之外，就寂寞而孤獨地度過了兩年的歲月。就在這個期間，十二月黨人於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彼得堡舉行起義，反對沙皇專政，普式庚的許多朋友都參加了，不幸這次起義終被沙皇當局鎮壓，五個負責的領袖被判處絞刑，其他一百多人被充軍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役。普式庚因爲禁居在鄉間，得免於難。後來新皇尼古拉一世召見普式庚時，曾問過他：『普式庚，假若你在彼得堡，你也會參加十二月十四日的那次起義嗎？』普式庚大膽地回答道：『一定的，皇上。』只從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看出普式庚的反抗精神和堅強的態度了。

這時普式庚雖然得到新皇的赦免，實際上他却被俘於宮庭，成了宮庭的囚人。一來，他的一舉一動都受到沙皇宮庭的特務組織「第三科」的監視；二來，他所有的作品都要經過沙皇的親自審閱方可印行；三來，沙皇又看中了 he 新婚的美麗的妻子。沙皇於一八三四年任命他爲宮庭近侍，使他的妻子

有可能常常出入宮庭，參加宮庭舞會，並藉此來屈辱普式庚的身份。適巧這時又有一位名叫丹特士的法國軍官來到彼得堡，也追求他的妻子，他的許多敵人就寫匿名信給他，詆毀他。這一切都逼得普式庚無法再容忍下去，終於和丹特士在一八三七年二月八日下午舉行決鬥，普式庚受了重傷，二月十日下午二時四十五分就棄世長逝，沙皇更密令憲警將他的棺柩秘密地運送到他的故居米哈伊洛夫村附近的聖山鎮安葬。當時有位教授夫人在某處驛站上看到這個用草蓆裹着的棺材，就問站在旁邊的一個守望人這是怎麼一回事，回答是：『天曉得這是怎麼一回事。聽說，一個什麼姓普式庚的人被打死了，他們就把他包在藥草和蓆子裡沿着驛站飛奔——願上帝寬恕我，就像拖着一頭死狗一樣』。

普式庚逝世時還才三十七歲，正是他生活的盛年！但就在這短短的二三十年中，他已經留下了無數珍貴的遺產。他一生中寫過將近八百首詩，十幾篇長詩，五篇故事詩，一篇歷史劇『鮑里斯·戈都諾夫』和幾個小悲劇，一些短篇小說和一本長篇小說『甲必丹之女』，此外還有些歷史論著和批評文字等。普式庚的寫作雖然是多方面的，但他主要的還是一位詩人，因此當他逝世時，一家報紙上寫道：『我們詩壇的太陽殞落了。』這句話並不過份。普式庚的死，不用說，在當時曾引起社會人士的公憤，大家知道他是成了沙皇暴政的犧牲品，因此當時一位年青的詩人萊蒙托夫，曾寫了一首『詩人之死』的詩，指出殺死普式庚的一群兇手：

『你們，站在寶座周圍的貪婪的一群，全是自由、天才與光榮的劊子手！』

普式庚逝世到現在，已是一百十多年，殺害普式庚這位詩人的沙皇政體，是早已被推翻了，在今

天很少再有人會去想起那些暴虐的沙皇，但大家却常會想起普式庚的名字，他的著作也被大量地翻印着，譯成各國的文字，他的名字永遠光輝地閃耀着，用他曾經在『至察爾達耶夫』一詩中的預言的話來說，那麼

『在專制暴政的廢墟上，

早已寫上他的姓名的字樣。』

今年的六月六日，適逢他的一百五十年誕辰，當這個紀念日時，我們不妨講一講他所寫的題名為『紀念牌』的詩，因為這首詩總結了他全部生活的旅程，也表現出了他堅強不屈的意志和崇高的精神。這首詩的全文是這樣的：

『我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牌，

在人們走向那兒的路徑上，青草不再生長，它抬起那顆不肯屈服的頭顱

高聳在亞歷山大的紀念石柱之上。

『不，我不會完全死亡——我的靈魂在聖潔的詩歌中，

將比我的灰燼活得更久長，和逃避了腐朽滅亡，——

我將永遠光榮，即使還只有一個詩人

活在月光下的世界上。

我的名聲將傳遍整個偉大的俄羅斯，

它現存的一切語言，都會講着我的名字，

無論是驕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孫，是芬蘭人，

以及現在還是野蠻的通古斯人，和草原上的朋友——卡爾美克人。

『我所以永遠能和人民親近，

是因為我會用我的詩歌，喚起人們的善心，在這殘酷的世紀，我歌誦過自由，

並爲那些沒落了的人們，祈求過憐憫同情。

『哦，詩神穆斯，聽從上帝的意旨吧，

既不要畏懼屈辱，也不要希求桂冠，

讚美和誹謗，都平心靜氣地容忍，

也不要和愚妄人空作爭論。』

普式庚的這首詩，是在他逝世前幾個月寫的，詩上註着『一八三六年八月廿一日於石島』，其中第

一節，就寫出了他的不屈不撓的精神。他爲什麼拿他的紀念碑和亞歷山大的紀念石柱相比呢？前面我

已經講過，普式庚是被沙皇亞歷山大大一世放逐到俄國南方去的，因此他對這位沙皇就永遠懷恨於心。

一八三二年，沙皇政府爲了紀念亞歷山大大一世，在彼得堡的冬宮廣場上建立了一個高三十七公尺的紀

念石柱，舉行揭幕禮時，普式庚因爲不願參加，曾暫時離開彼得堡，表示蔑視這個紀念柱，而他此處

所說的，他所造的那個『非人工的紀念碑』，『抬起那顆不肯屈服的頭顱，高聳在亞歷山大的紀念石柱